

Maotouying WenKu 第三辑

世界贤哲名著选译

猫头鹰文库



一个艺术家的宗教观 ——泰戈尔讲演集

国哲学家黑格尔十分赞赏这样一个比喻：

“密涅瓦的猫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才会起飞。”密涅瓦是希腊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栖落在她身边的猫头鹰，是思想和理性的象征。本文库选东西方著名思想家的作品，以思想的深邃、论点的精辟、文笔的生动为特色。但愿随着猫头鹰傍晚的振翅，辉煌壮丽的人类思想的星空能在我们面前展现。

世界名著选译

猫头鹰文库

第三辑

一个艺术家的宗教观 ——泰戈尔讲演集

康绍邦 译

上海三联书店

责任编辑 朱国安

封面设计 何礼蔚

一个艺术家的宗教观

——泰戈尔讲演集

康绍邦 译
何祚康 校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丹阳第二彩印厂印刷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5.875 插页2 字数: 93000

印数: 1—10,000

ISBN 7-5426-0210-1/B·25

定价: 2.20 元

猫头鹰文库编委会(第三辑)

主 编 姚 鹏
副 主 编 林耀琛 郝铭鉴 马小军
本 辑 编 委 黄建伟 罗林平 黎 锐 李小兵
姚暨荣 夏镇平 康绍邦 陶建平
高 地

Rabindranath Tagore
(Ravinbranatha Thakura)

The Religion of An Artist
本书根据Calcutta Visva-Bharati书店
1953年英文版译出

personality
本书根据伦敦麦克米兰公司1921年英文版译出

译者的话

泰戈尔是印度近代最伟大的诗人、文学家、思想家，他一生写作了大量的诗歌、小说、戏剧、散文、论文、书信等，不仅为世界文学宝库增添了不可多得的遗产，而且他的创作风格和文学语言也对当代东西方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他是近代世界上最多产且影响最大的作者之一。

泰戈尔的主要活动领域是文学艺术，但是要想深入理解泰戈尔的文艺作品，我们必须了解他的哲学、美学及政治思想。

泰戈尔的思想很复杂，古今东西的成分都有。但是他的思想有一条主线，这就是从《吠陀》到《奥义书》和《吠檀多经》的印度教正统派哲学——吠檀多哲学。这种哲学认为：作为宇宙精神的“梵”(Brahman)是万物的本源，作为

个人精神的“我”(Atman)与梵在本性上是同一的,人生的目的是在沉思中亲证梵我合一,摆脱轮回,实现最高的欢乐。泰戈尔以吠檀多唯心主义为其思想基础,提出了3种实在:一是神或梵;二是自我;三是自然或现象世界。论证三者的关系,是他哲学探索、艺术思想探索的中心问题。

他认为,神或梵是3种实在中最高的实在,是宇宙中一切物质事物和精神事物的创造来源,有时他也称为“最高人”、“超人”、“最高意识”、“最高人格”或“无限”。神或梵通过一种魔力产生了人和万物,个人自我与宇宙万物看来是多样的,实际上是同梵统一的,神或梵是无限和有限、无形和有形、普遍与个别、无属性与有属性、一与多的统一,它既存在于时空和因果关系之中,又超越时空和因果关系。它的本质是无限的喜悦和普遍的爱。

泰戈尔关于最高实在的解释基本与吠檀多传统思想相同,但也有不同点,这就是,他认为神或梵不是绝对的虚无,它必须在有限中表现出来。

泰戈尔用有限解释无限,用多样性解释同一性,认为神蕴含在自然万物和个人精神中,这样,他的思想具有浓厚的泛神论色彩。他之所

以主张泛神论，是因为他一方面坚持吠檀多有神论，另一方面也想摆脱印度教神学的旧形式，试图建立一种新的人生宗教，反对中世纪印度教的偶像崇拜。

个人自我是他哲学探讨的中心之一，他有时也把“个人自我”称为“个人灵魂”、“我”、“个人人格”。他认为个人自我有二重性：一个是表现自我的“我”，一个是超越自我的“我”；个人自我一方面屈服于需求的规律，屈服于物质和力量的规律，从而执着于自我，追逐自我的私利，这是世界上一切侵略、暴力、不平等、剥削和欺诈的根源。另一方面个人自我要求去认识最高之我，即神或梵，要求超越一切物质和力量的规律，舍弃个人的私利，真正认识到自我实质上与梵是统一的，亲证梵我合一，这是完美的境界，是最高欢乐，是人类安宁和福祉的源泉。

泰戈尔不同于吠檀多哲学的另一地方在于，他认为自然世界是真实的。他反对吠檀多以事物的多样性、易变性去证明现象世界虚幻性的观点，认为神的实在就在于现象的多样和变易，这是他思想中的唯物主义因素。

他承认在自然和社会中存在相互对立、相互矛盾的事实，他说：“在我们梵文中有称为Dra-dva，即宇宙创造的一系列相反的东西，例如

正积极与消极，向心力与离心力，引力与斥力”（《生命的亲证》）。但他认为矛盾的对立是不合理的、暂时的；而矛盾的统一和协调是真实的、永恒的。因此，他十分强调和谐，和谐既是他的哲学思想的基础，也是他的艺术观和美学标准的核心，由此他提出了政治上的阶级调和论。他认为消除世界上一切纷争的手段是实现“普遍的爱”，“在爱里所有矛盾自身便沉没而消失”（《生命的亲证》）。因此，他一方面反对种姓制度，反对异族侵略，反对阶级压迫，另一方面又反对暴力斗争，认为解决对立的最好办法是同情和爱。

在3种实在的基础上，他论述了科学与艺术、抽象与人格的关系。他承认科学的作用，向科学表示敬意。但是他认为，科学的对象是物质和力量，科学的形式是理性的，科学是抽象的、死的、无情感的。而艺术的对象是人格，艺术的形式是情感的，艺术是活生生的，具体形象的。科学只能认识有限的知识而不能发现真理，“它宛如一盏无光的灯，一把无乐音的提琴”。唯有艺术才能认识无限，认识真理，因为艺术使我们的心灵与万物和谐，艺术是生命力的创造，是沟通人与神的手段。因此，他认为艺术高于科学、情感高于理性，具体高于抽象。

那么，什么是艺术呢？泰戈尔反对为艺术下定义，他说，任何一种对艺术的定义都会使我们见木不见林，所需要的只是探究艺术存在的缘由，搞清艺术本身是否存在能给我们带来美感和欢乐的根源。他这样做，为的是反对从西方传到印度的种种艺术理论，反对清教徒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同时反对“享乐是文学的灵魂”的印度传统看法。他认为，艺术不是满足我们的物质需求，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精神需求，艺术产生的原因是人的生命力、创造力、情感过烈的结果。艺术是人类人格表现的流射，人在艺术中表现的是他的自我而不是他的客体。艺术家的使命就是在多样的、流动的万物中表现那独一无二者，即神或梵。因此，艺术是人的品格与最高人格的统一。

什么是人格呢？人格是泰戈尔经常使用的一个重要概念，他所谓的人格不同于一般伦理学意义上的人格，他的“人格”指有个性的、具体的、活生生的人。“人格”是与“抽象”相对立的。他说，人类社会中有大批“抽象”的东西，如“社会、国家、民族、商业、政治、战争”，以至在“宗教”名义下进行的屠杀。政府和官僚对付的是“抽象”，科学的对象是“抽象”，它抹杀了事物的多样性和缤纷色彩，淹没了有生命的人，使世

界变成“枯燥乏味的抽象物的沙漠”。而人格是生命力的表现，人的目标是人格的自由，是个人人格与最高人格的统一。因此，艺术表现的是人格，艺术把一切抽象物逐出它的领域。

他在哲学上坚持梵我合一，人与自然合一，艺术观和美学上必然强调和谐与协调，他说，真理的全貌就表现在有限与无限的调和中，表现在经常变动的东西与完美性的永恒精神的调和中。又要和谐，又要变动不息，如何把握这种矛盾关系呢？由此他提出“韵律”的概念，韵律是他艺术观或美学的核心，可是他最高的理想，最根本的标准，是认识宇宙的原则。韵律是什么呢？他说：“它是和谐要求产生和规定的节奏起伏变化，是艺术家手中的创造力。”“创造就是真理通过形式的韵律的显示，它的双重性包括在表现和物质中。”（《文明和进步》）他举例说，一件平凡小事的新闻报道无人注意，但赋予它以韵律，就会成为艺术，放出迷人的光彩。因此，可以认为，他的韵律是动与静、变易与和谐、形式与实体的统一，是艺术的本质魅力。

基于上述理论，他称颂东方文化而轻视西方文化，他认为东方文化表现的是人格，是生命；西方文化表现的是科学、是抽象，是死气沉沉。

他对东方文化的赞扬和对西方文化的贬

责，固然与他的文化观有关，但也离不开他的政治思想。诗人一生所处的时代正是英国殖民者完全统治了印度的这一最悲惨的时期，英国依据科学、商业、政府、军队和组织牢牢地控制了庞大的印度。他的强烈的爱国主义意识冲击着他的心灵，使他从心底厌恶西方文化，寄希望于东方文化的复兴。这是他推崇东方、贬低西方，推崇艺术，贬低科学，推崇人格，贬低抽象的重要思想根源。

总之，泰戈尔思想中有许多内在的矛盾，他在1924年写给罗曼·罗兰的一封信中承认“自己的天性中也有一种经常发生的内战”。他的哲学是唯心主义和有神论，但又有辩证法因素和泛神论倾向；他想隐居超脱，但又不时卷入政治漩涡；他反对国家或民族观念，但又殷切期望印度的民族独立和复兴；他痛恨英国的侵略，但又欣赏英国的某些东西；他憧憬印度的独立，但又反对群众的暴力斗争；他主张艺术必有人生的意义，但又反对艺术的实用和功利；他疾呼妇女的解放，但又宣扬妇女对丈夫的忠诚与崇拜，不承认男女平等；他反对阶级不平等和贫富悬殊，但又不主张取消阶级和私有财产。

这一切矛盾都反映在他的作品中。不论是他的文学作品，还是他的政论文，透过他那炽热

感情、优美语言，我们可以不难发见他的双重性格和思想矛盾。因此，阅读他的作品，不能简单地贴上一个分类的标签，而要从他的时代背景出发，全面地、批判地进行分析，既要看到他反帝、反封建、热爱祖国、向往光明的一面，又要看到他唯心主义世界观、资产阶级软弱性一面；既要看到他继承民族文化传统的一面，又要看到他的神秘主义和宗教神学的一面。通过他的作品，我们可以欣赏孟加拉的山水风情，可以了解印度人民的思想感情，可以学习诗人热爱生活、热爱自然、疾恶如仇、追求光明与正义的精神。他在艺术理论上的见解，关于东西方文化的认识，关于创作的方法与技巧的运用，在我们今天的文化讨论中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特别是他对中印人民友谊和中印文化交流的贡献，更是值得称颂与发扬。

本书第一篇“一个艺术家的宗教”中的第一部分，是他1924年在中国的讲演录，第二部分是他1926年在达卡大学的讲演录；后6篇是泰戈尔1916年访问美国时的讲演录，原名为《人格》。我国在二三十年代曾分别发表过各篇的中译本，但是，大多为文言文，且讹误甚多。现根据英文原本重新译出，并汇编在一起，以飨读者。

康绍邦 1987年12月

目次

译者的话..... 1

一个艺术家的宗教..... 1

艺术是什么?33

人格的世界.....64

论再生.....94

我的学校..... 119

论沉思..... 149

论妇女..... 164

一个艺术家的宗教

(一)

我生于1861年：这一年，在历史上，并非一个重要时期，但他属于孟加拉的一个伟大时代。那时，三个运动的潮流汇集在我国的生活。其中的一个运动是宗教运动，它的发起者是一个心灵非常伟大的著名学者、罗阁·摩罕·罗易。那是一场革命，因为罗易试图重新打开精神生活的渠道，这渠道已被那些僵固在缺乏精神意义的外在实践活动中的形式主义的和物质主义的信条形成的废墟和泥沙堵塞很久了。那些倾心于古老过去的人们以他们长期积累的珍奇古玩引为自豪，沾沾自喜于在他们周围建起的年代久远的崇高之墙。一旦有某些伟大的精神，某些真理的热爱者，打破他们的封闭，引进思想的阳光和生命的气息，他们就神经紧张并暴跳

如雷。思想会造就运动；而所有一切进步的运动，在他们看来，都会对他们仓库的安全构成威胁。

这就是我出生时所发生的事情。我可以自豪地说，我父亲就是那场运动的伟大领导人之一；他为这场运动而受到社会的排斥、侮辱。我出生在这样一种氛围中，那里既有层出不穷的新理想，同时又有非常古老，甚至比我们常常夸耀的年代还要古老的东西。

第二个运动同等重要。这是一场当时在孟加拉发生的文化革命，其第一个先行者是班基姆钱德拉·恰特基。尽管他的年龄比我大得多，但他是我的同时代人，并且他活得很长，致使我能亲眼目睹他的丰采。在他出现以前，我国文学深受窒息其生命的、僵硬腐朽的修辞学的压迫，并背负着已成桎梏的装饰性文体的重担。当时的正统派认为：只能相信石碑的可靠性，决定性的东西只能是这些无生命的东西。而班基姆钱德拉勇敢无畏地反对这种正统观点。他让我们的语言摆脱了这种冗长形式的致命重负。他的魔杖所及，唤醒了长期处于昏睡状态的我国文学。当我国文学以生机勃勃的力量和雅致完全苏醒过来的时候，她向我们展现了光明伟大的前景和美的画面。

不过，在那时，还有一场被称之为民族运动的运动，它不完全是政治运动，但它却致力于表达那些试图确证他们自身人格的我国人民的心声。那是对受耻辱忍无可忍的喊声。这种耻辱是西方人强加于我国人民头上的，特别是在那个时代，这些人习惯于按照人们所归属的半球不同，而将人类世界断然划分为好的和坏的。

这种傲慢的分裂精神严重地伤害了我们，给我国自己的文化世界造成巨大危害。它在我国年轻人中间产生了对来自过去的、作为遗产的一切都不信任的感觉。在那个市俗化时代，我们的学生仿效欧洲教师，嘲笑古老的印度绘画和其他印度艺术作品。

虽然后来我们自己的教师改变了他们的看法，然而他们的学生依然难以完全恢复对我国艺术价值的信赖。很长一个时期内，他们热衷于发展对法国三流绘画作品的爱好，津津乐道于低劣的、华而不实的石印油画，追求用同一个严格标准精确造出的、机械主义的作品。他们还把能够不屑一顾地拒绝东方艺术作品当作高等文化的象征。

那个时期时髦的年轻人异口同声地认为，真正的艺术源泉不在于发现实在深处的永恒韵律，而是在于那些舶来的绘画品中所描绘的丰

厚的嘴唇、浓抹的面颊，裸露的双乳。我们文化的其他部类也同样滋生着这种完全是出于无知的否定一切的精神。这样一种现象是由于那些嗓音高、力气大的人在年轻一代身上施使催眠术的结果。这场民族运动开始宣布：我们决不能不加区别地排斥我们民族的过去。这不是一场反动的运动，而是一场革命的运动，因为它一开始就以巨大的勇气否定和反对一切对外来文化的单纯崇拜。

这三场运动在稳步发展，我们家庭的成员都积极投入了这三场运动。由于我们持有异端南宗教观点，受到社会的排斥；因而，我们享受到放还者的自由。我们不得不以我们独有的思想和心灵的力量建设自己的世界。

我就是在这三种完全是革命的运动影响下出生和成长的。我的家庭有它自己的生活方式，从我幼年起，我的家庭就引导我以自己的内在判断标准去进行自我表达。表达的媒介无疑是我的母邦语言。然而，这大众的语言必须要按照我个人的意愿来调节。

任何诗人都应当从某些倍受推崇的正统店铺里借用现成的语言。他不仅应该有他自己的种子，而且应该有他自己的土壤。每个诗人都有自己独具的语言媒介——这并不是说所有